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明

太祖皇帝

丁洪武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率師征納克楚元太尉納克楚擁眾數十餘萬屯金山明史地理

志遼東三萬衛西北有金山方輿紀要山東南距衛三百五十里考明三萬衛今為奉天府開原縣金山蓋在縣之西北數侵遼東帝以勝為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副

帥師二十萬征之諭曰納克楚詭詐爾等且駐師通州先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遼置後廢故城在今巴林西北宜以

輕騎掩其不備慶州既克全師徑擣金山出彼不意必成擒矣復遣前所獲之元將聶喇固舊作乃刺吾北今改後仿此

還以書諭納克楚等既而勝至通州聞敵騎有屯慶州者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平章郭勒舊作果來今改

擒其子布喇奇勝出松亭關築大窰寬河會州富峪四城方輿紀要自喜峯口而北一百二十里有故松亭關遼金時戍守處也其相近者曰寬河城自是而

東北曰會州城由會州而東曰富峪東城又東北為大窰新城俱洪武時築兵大窰

焚錦衣衛刑具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多收繫錦衣衛斷治適有富民繫衛獄用事者非法凌虐帝聞之怒

曰訊鞫法司事也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邪執用事者治之悉焚其刑具以囚送刑

部既而復申明其禁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大小歲經三法司事在二十六年

夏六月馮勝至金山納克楚降勝自大窰帥趨金山遣使送聶喇固還至松花河即松花江注見前納克楚見之

金山在今
北巴林西
北東西相
距約二千
里納克楚
方據金山
以規取遼
東豈復能
出兵西略
明兵即欲
搗其巢穴
自當從東
建師乃
何散蹤
適且元
之諸部
已斷析瓜
分納克楚
斷不能仍
兼有其故
地意當時

屯慶州而諸將未悉塞外輿程遠加臆度遂安指慶州爲納克楚出沒之所至明祖既令自通州遣人覘視復使從慶州徑搗金山道里迂迴機宜亦多不合總緣明人於塞外地望全屬茫然但據傳聞彷彿以爲措置不自知其舛謬可笑如此耳

大驚相勞問。聶喇固述帝恩德。納克楚心動。道其左丞劉特默齊一作劉探馬赤今改等來獻馬。勝受之。而引兵徑踰

金山。降全國公和通。舊作觀童今改復仍此進壓納克楚營。而軍初納克楚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鴉。莊

金陵安府注見前。圖河在龍安城東下。流入松花江。按伊圖河舊作一禿河。今改。畜牧蕃盛。及是爲大軍所逼。又已先入聶喇固言。意猶豫不決。因

遣使陽爲請降。以胡兵勢勝。遣藍玉往受之。納克楚所遣使亦還報。極言大將軍兵盛。納克楚乃仰天嘆曰。

天弗使吾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克楚酌酒酌玉。玉解衣衣之。納克楚不肯服。玉亦

不飲。爭讓久之。納克楚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解蒙古語者。密告茂。納克楚

將遁矣。茂直前搏之。納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傷其臂。不得騎。都督耿忠擁以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

同寢食。納克楚將士妻子十餘萬眾。在松花河北。聞納克楚傷。驚潰。有欲來追者。勝遣和通諭降之。先後凡

二十餘萬人。所獲輜重馬畜百餘里。勝之捷金山也。臨江侯陳鏞失道戰歿。及師還。都督濮英以兵三千

帝聞捷。即馳諭勝。畀兵五萬于大寧。防後患。散處降衆。潘陽崖頭間。與遼東兵參住耕牧。而勝以常茂驚潰。敵衆懼。不測。乃盡俘其衆。內徙大寧兵。亦悉拔歸。時納克楚潰卒散匿者。尙數萬。聞之。設伏于途。謀竄取大

軍。過不敢發。英後至。并所乘三千人。職焉。事聞。詔追封英金山侯。以米帛給。家納克楚至京。帝召見。恩勞甚。至封梅西侯。聶喇固亦授千戶。賜金帛。

秋七月。太白三辰晝見。

八月。收馮勝大將軍印。召還。以藍玉攝軍事。勝奏常茂激變。狀邑不樂。勝每謂資之茂。應之慢。勝益怒。未有

以發也。會有納克楚故繫至。爾會有言。勝多置買馬。使爾者行。爾于納克楚。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強

然其來季
奸瑣藉以
肆屠視前
加厲沈毒
無窮不能
悉除其陷
既一舉而
廓清之僅
知過其兇
焰如撲火
不滅後將
益熾作法
于涼明神
不能談其
咎矣
無降須處
置得宜使
之樂業安
居永消反
側明祖之
論誠策乃
善者勝乃
俘衆撤兵
自取潰卒
之挫辱由
其中情恒
怯且與懼
茂不和欲
以重其罪
耳即當申
軍律以誅

娶其女。失降附心。茂亦許奏勝諸不法事。且言勝無以自解。故委罪于茂。帝怒。下詔切責勝。收其大將軍印。

以藍玉代之。尋命勝就第鳳陽。奉朝請。安置茂于龍州。宋置元為萬戶府。明仍為州。土官趙氏世襲。今改下龍上龍二司。屬廣西太平府。

九月。置大監都指揮使司。司治大監。又置大監中左右及會州等衛。皆為明年改為北平行都司。

詔商稅無定額。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

定額。豈不病民。不從。

以藍玉為大將軍。帥師北伐。帝以故元特古斯特穆爾尙在。終為邊患。乃帥軍中拜玉為大將軍。延安侯唐

勝宗漢人。武定侯郭英與之弟副之。都督耿忠孫恪與祖之子為左右參將。明初設無品級亦無定員多以勳戚率師充之其後秩在副總兵下遊擊次之

十五萬往征之。是冬元將托克托等降于玉

冬十一月。命湯和築瀕海城防倭。先是。帝以倭患。命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諸城。事在十既而又命江夏侯

周德興于福建濱海四郡。福建泉興化四府築城練兵以備之。德興往四郡相視形勢築城十有六民戶三丁取一以充戍卒在是年四月至是和已請

老會倭寇上海。元縣今屬松江府帝召和謂曰。卿雖老。強為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

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若壘錯置其間。則

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傳岸。其兵則籍近海民。四丁取一以充。無煩客兵也。帝以為然。命和董其事。和乃度地

浙東西。置衛所。並海築城五十有九。選壯丁五萬八千餘人戍之。始和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城盡贛州縣錢及籍罪人賞給役夫往往過藍面民

所辭咎何
轉俟異日
稻場豈語
耶

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難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譴國無備及于
戈鏖井里將墟餘何有焉復有讎者齒吾劍踰年而城成海防大飭其後嘉靖間東南苦倭患和所築城堅
緻入而不圯民多賴以相保
咸歌思之請于朝立廟祀焉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治有司匿災者罪 青州饑有司匿不以聞詔逮治之且著為令

三月沐英討思倫破走之 先是思倫發誘羣蠻寇馬龍他郎甸 今雲南元江府新平縣西北有故新化州
舊為馬龍他郎二甸地明并為州今裁

之摩沙勒 寨名在故新化州東南其地羣山夾江險隘如峽 沐英遣將擊敗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眾復寇定邊 明縣屬楚雄府今
併入蒙化府置巡

司子 號三十萬英選騎三萬馳救置火礮勁弩為三行蠻驅百象被甲翼以標槍銳甚英分軍為三都督馮
誠居前都督同知靈正左湯昭右英與將士約有功者賞退劔者斬因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皆反走賊殊

死鬪左軍少却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無不
一當百蠻大敗斬賊四萬餘生獲象三十七賊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死思倫發遁去 明年思倫發遣使入
貢謝罪麓川平緬遠

平

夏四月藍玉襲破元特古斯特穆爾于捕魚兒海 在今克什克騰西北周數十里 獲其子迪保努 舊作地保奴
今改後仿此 玉以大軍出

大盞至慶州聞特古斯特穆爾在捕魚兒海遂問道馳進至百眼井不見敵玉欲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
十萬眾深入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玉曰然令軍士穴地而鑿毋使見烟火乘夜馳至捕魚兒海黎明去敵

營八十餘里時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無知者敵不設備弼為先鋒大破之斬太尉曼濟等降其眾特古斯特

定之理即

者勝乃一

昆陽之虎

由光武威
氣憑陵不
盡借助風
雷也

古稱井田

善政行于

亂之後是

求治行于

治之時是

求亂其說

誠不可易

蓋自阡陌

既開貧富

本難一致

若屬在承

平人安其

業而必為

均田限田 之策紛紜 予奪重擾 閭閻其所 害于民生 者滋大或 當兵燹之 餘行萊遍 野版籍蕩 然因而徹

穆爾以其太子添保努舊作天保奴後仿此等數十騎遁獲其次子迪保努及妃主以下百餘人官屬三千男女七

萬馬牛駝羊十五萬奏捷京師帝大悅遣使齎勅勞之比之衛青李靖云迪保努及妃主至京帝命有司給第宅廩餼既有言玉私元主妃事

帝怒玉無禮切責玉妃聞而自縊迪保努由是有怨言帝聞之曰朕嘗與儒臣議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迪保努乃若是豈可使復居內地于是遣使送往琉球仍厚賞遣之時元四大王久匿山中其下逃散略盡

四大王窮感詣晉王府降帝命徙之雲南是年納克楚亦卒以其子察罕為瀋陽侯後坐藍黨死

高麗李成桂囚其王禍而立禍之子昌 禍欲寇遼東使成桂繕兵成桂遣兵屯支州以糧不繼而退禍怒殺

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之囚禍逼使遜位于其子昌既而又以禍本辛脆子禍之子亦不可為王氏後乃廢

昌別求王氏疎屢定昌國院君瑤立之事在二十二年

五月甲戌朔日食

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 帝春秋寢高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和以間從容乞骸骨帝大悅賜鈔治

第鳳陽並為諸公侯治第至是第成和築城海上還率妻子陛辭帝褒諭之賜賚甚厚

秋七月以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為監察御史 縉為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曰朕與爾義則

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上封事萬言略曰臣聞令教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三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臣聞陛下勵根剪蔓

誅其奸逆矣未聞竊一大善賞延于世始終勿替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

輒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存養之功少加密耳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

宜為筵宴之所文淵閣未備館閣之制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為禁絕倡優易置僧寺執戟擲陸

明太祖皇帝

三

田定制計

口授產一

經制而示

維新庶平

無弊然亦

須審其時

勢而熟策

之非可冒

味從事也

如解縉均

田之請未

嘗非因明

承亂後起

見不知明

立國已將

二紀民間

耕田納賦

大局相定

豈可復事

紛更况當

特雖職

爭亦未必

比戶仇讎

皆致失其

強取以與

毋令謀黨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近歲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勳勞御史糾彈

嘗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過為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

瞻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推埋悍之夫闖耳下愚之輩朝捐刀鋸暮擁冠裳左

乘管籥石綰組符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詢有德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互知之法雖嚴而訓告之方未備

臣欲求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將見作

新於變至于比屋可封不難矣臣聞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于

所過之津何奪民之利如此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無前日之生植有前日之稅糶或膏腴而

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里胥之弊也欲拯困而革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

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夫連坐起于秦法孳戮本于偽書今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已陷其罪

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同寅協恭相倡以禮今內外百司

捶楚屬官甚于奴隸是使柔儒之徒蕩無廉恥甚非所以勵風節也臣但知憂竭愚衷急于陳獻所奏略無次序惟陛下垂鑒書奏帝稱其才尋改為御史

皂隸語嫺尚書沈潛以聞帝曰縉以冗散自恣邪遂命為御史既而縉復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為李善長申

雪又嘗為同官夏長文章疏劾都御史袁泰于是大臣皆惡之會有詔近臣父皆得入觀縉父開至帝召謂

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用未晚也遂罷歸

九月勅天下衛所屯田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越州本苦麻蠻部元時內屬因置越州明改衛今裁故城在曲靖府南甯縣若麻元史作嘗歷今依明史土司傳蠻叛命沐英傅友德討之越州土酋阿資故知

州龍海子也沐英南征時駐兵其地諭降龍海奏以為知州未幾即叛英以計擒之徙遼東阿資其父職益

築鷲至是反帝命英友德會兵討之友德道過平彝以其山險峻留兵千人守之進擊阿資于普安大破之

曰國家有萬軍之勇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龍二衛扼其險要又分兵

勦捕阿資竊感遂請降平彝明衛今改歸屬曲靖府馬龍明初為衛後改州今州亦屬曲靖府

以卓敬字惟恭人為戶科給事中敬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天子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

下

而怨咨先

均田之益

人未受

平定不思
撫循遠輯
而反重拂
其心又將
何以維持
邦本乎
不察時宜
空談經濟
仍不免書
生迂闊之
見耳
定服飾以
辨等威固
為正論然
不過審慎
嫌微所繫
猶小而當
日衆建諸
王封地太
實實垂強
幹弱支之
道遂貽後
世燕滸
世禍基卓
敬既有所
見何不舉
其大者劉
勳力陳而
撫末務以
為建白可
謂昧于輕

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笑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益器重之他日敬與同官進見適八十一人帝命改官為元士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復舊給事中

冬十月元伊遜岱爾舊作也速迭兒令改弒其主特古斯特穆爾特古斯特穆爾既遁將依丞相翹珠舊作咬住今改於和林

行至圖拉河為其下伊遜岱爾所襲眾遂散獨與十六騎俱翹珠來迎欲共往依庫庫特穆爾舊作闕闕帖木兒與前卷

係爾會大雪不得發伊遜岱爾兵猝至遂遇害并殺添保努自是不復紀年五傳至現特穆爾被弒有郭勒齊者真立爾汗去國號遂靈經軀云按現特

穆爾舊作坤帖木兒郭勒齊舊作鬼力赤今並改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廢其王煒尋弒之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熾熾死弟煒代立其相黎季犛竊柄廢煒殺

之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

己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大宗正院洪武為宗人府初設府設令一人左右宗正宗人各一人並以親王領之其後

威大臣攝府事不備官

二月禁武臣預民事

湖廣千戶夏得忠作亂靖寧侯葉昇合肥人討之得忠伏誅得忠誘九溪即九渡溪在湖南澧州慈利縣西南水經注九渡水南出九渡山山下有

溪亦以九渡為名洞蠻為寇昇同胡海等討之潛兵出賊後掩擊擒得忠斬之置九溪永定二衛九溪故衛在澧州安福縣北永定故

衛在安福縣西今俱廢

重或以明
祖未從其
官為惜即
探而行之
亦安能理
患於未形
乎

夏五月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三衛之地本烏梁海。舊作兀良哈。按元史蘇布特傳稱為兀良哈氏。即現今喀喇沁旗之以烏梁海為姓氏是也。今畫一改正。後文

俱仿所居在元時為大寧路迤北境。洪武初元遼王惠寧王朶顏元帥府內附。已數為韃靼所抄。乃即其地。

置三衛曰泰寧。今土貽特阿必科爾囉。等部為泰寧衛故地。曰朶顏。今喀喇沁救漢奈曼翁牛特巴林。等部及熱河五廳為朶顏衛故地。曰福餘。今科爾沁郭爾羅。斯孔爾伯特特實。

特等部為福餘衛故地。俾部長各領其眾。互為聲援。獨朶顏地險而強。

秋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二月遷周王橐于雲南。尋止之。橐擅棄其國來居鳳陽。帝怒命遷之雲南。尋止勿徙。使居京師。至二十五年復

勅歸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命晉王橐燕王棣帥師北伐。命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等以山西兵從晉王。

征耀珠及朶爾布哈。

二月河決歸德。決歸德東南鳳池口。徑夏邑永城諸縣。發十三衛士卒與歸德民并力築之。及秋又決開封。

三月燕王棣至伊都。山名舊作迤都。今改。元太尉朶爾布哈等降。棣出古北口偵知朶爾布哈營伊都。冒大雪馳進。去

敵一礮。先遣指揮和通往。和通故諂朶爾布哈。至則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朶爾布哈及耀珠等驚。欲遁。

和通止之。引見棣。賜酒食。慰諭遣還。朶爾布哈喜過望。遂偕耀珠等來降。既而命元降軍赴北平。聽燕王調。

夏四月潭王梓自焚死。梓英敏好學，嘗會府僚設醴賦詩，品其高下而賈予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

琥坐胡惟庸黨，誅梓不自安。帝遣使召之大懼，與其妃自焚死。梓無子，國除。先是，韓王棖薨，檀善詩歌，好餌金石藥，毒齊而死。帝命禮臣議喪禮，曰：父子

天性謚法，公議朕不得以私恩廢公議。特謚曰克。

閏月，詔期服不得奔喪。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奔赴。吏部言：「一人或連遭五六期服，或道路數千

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莫此為甚。請自今期年服不許奔喪從之。」

五月，以楊靖字仲簡，山陽人為刑部尚書。時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為令。靖以戶部尚書改刑部，帝諭曰：「愚民犯

法如啗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益眾，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靖承旨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在部多

所平反。帝嘉納之。靖嘗輸一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儼屬驚異。靖徐曰：「偽也。」安有珠大如此者立碎之。帝問嘆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以求容悅一也，不究其所投獻息大懼二也，不襲門卒

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碎然至前斥以爲僞而碎之，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也。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弟存義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至是，善長年七十七，善不檢下，嘗欲營

第，從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和以聞。四月，京民有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帝怒，按

斌斌故給事，胡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鞫之。詞連善長，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長，坐

以大逆會星變，言者謂其占當移大臣，遂賜善長死，并殺其家屬七十餘人。子祺尚臨安公主，免死，徙江浦。

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河南侯陸聚、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滎陽侯鄭

李善長股肱也，知胡惟庸反，舉即非甘心附，和亦與躬蹈反，祖既以接，治得實當。

明具獄詞以彰顯戮庶法紀昭而人知警乃嘗御史違章劾奏並未明正典刑時因事陳願因古驗賜死以應星變使一時罪狀不著無識者轉得藉口至陸仲亨費聚實與逆謀當時亦釋而不問釋誅十載始正刑章而簿錄多八悉坐奸黨又豈能無株連太過之失乎

遇春等皆同時坐惟庸黨死帝條列其罪作姦黨錄布告天下既而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

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甯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

不身為齋粉覆宗絕祀善長胡乃以衰倦之年身蹈之心凡為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子祺托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

尤不可臣恐天下聞之謂功臣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願陛下作戒將來耳帝覽之亦不罪也

秋七月崇明海門注俱見前海溢詔遣官賑之發民二十五萬築堤

八月詔毋以隸卒充選舉

九月庚寅朔日食

冬十二月罷天下歲織文綺

辛未二十四年春三月戊子朔日食

夏四月河決原武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在縣北與陽武接界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由陳州項城陳州府屬太和

宋秦和縣明改秦為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在州西與潁上縣之西正陽夾淮相對亦名東正陽全入于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

又由曹州鄆城漫東平之安山注見前元會通河故道亦淤明年復決陽武杞陳州中牟等十一州縣詔發民丁及十七衛軍士修築河隄會其多大寒役遂罷

封子十人為王旃帝第十六子慶王封甯權帝第十七子楊妃出寧王封大梗帝第十八子岷王封岷州尋憲帝第十九子余妃出為慶王夏權帝第十七子楊妃出寧王封大梗帝第十八子岷王封岷州尋憲帝第十九子

出谷王封宜松帝第二十子周妃出韓王封開模帝第二十一子潘王封潯楹帝第二十二子安王封平經帝第二十三子唐王封南

陽帝第二十四郢王陸
太子劉惠妃出郢王陸
太子劉惠妃出伊王陽

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陝西。帝念天下形勢在西北，欲徙都關中，先遣太子相宅，故有是命。秦王槩聞帝欲徙都，有怨言。帝怒，召至京，錮之。及太子還，始令歸藩。

怒召至京錮之及太子還始令歸藩

冬十月，以馮堅為兪都御史，堅南豐縣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清心省事，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擇老

成輔導諸王，使正色直言，以圖匡救；三曰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精選有司，旌別屬吏，使人勇

于自治；五曰褒祀典，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廉能以懲

貪墨；九曰會關防，以革奸弊。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

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勢，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以數易為哉？」乃擢堅兪都御史。堅

院頗持大體尋卒于官

十一月，皇太子還京師。太子還，上陝西地圖，遂病。病中猶上言經略建都事。

甲二十五。夏四月，皇太子標卒。帝欲東角門，召羣臣曰：「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

意欲立燕王，何如？」學士劉三吾名如孫，以字行，茶陵人。進曰：「皇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歿，孫承嫡統禮也。即立燕王，豈秦

晉二王于何地？」帝大哭而罷。然以三吾言立孫之意，遂決。太子初師事宋濂，通經史大義，帝命裁決庶務，寬

有過，輒調護之，使歸國。或告晉王有異謀者，太子陝西還借之，至京為泣涕，以請帝，乃感悟，王亦更以恭慎聞。

神器雷擇
實而昇燕
王素稱才
武知子莫
君父明祖
首當內斷
于心彼時
即定計建
儲不但付

托得人並
可助他日
骨肉之憂
況父子世
及本三代
經以下之
長又深知
稷之福復
有何疑豫
而向廷臣
婉轉曲詢
此說由明
祖泥古好
名致三晉
順生異議
遂爾決意
立孫一錯
而不可復
救且孫承
統其經

不見禮經
三吾所稱
不知何所
依據若太
孫之名起
于晉惠其
後亦不克
令終雖太
甲嗣湯之
事載于尙

建昌衛今四川甯遠府指
明為建昌府

會州元路明改衛今為等諸番
會理州屬甯遠府

寨一作雙溪寨在西擒其將賊
昌縣水磨關西北

走柏興州州當作府今甯遠府鹽源縣元為
柏興府明初因之後改鹽井衛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諡昭英
先後鎮雲南十年威惠並著嘗入朝帝勞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

及是卒軍民巷哭遠夷皆為流涕追封黔寧王英沉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墾屯田百餘萬畝滇池隘浚而廣之通

鹽井之利以來商旅民以便安子春字景春辰字景茂昂字景高相繼鎮守

秋七月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王氏自五代時得國傳數百年至是遂絕尋以國人表請命帝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詔聽之既而

成桂遂逐瑤而自立傳數百年至是遂絕尋以國人表請命帝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詔聽之既而

成桂又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

改詹事院為府先是東宮官設詹事院多以大臣領之不置僚屬至是改院為府設詹事三品及少詹事四

品左右春坊各設大學士庶子及諭德中允贊善司經局等官設洗馬其外又有司直司諫清紀隨時設之不常置

建昌衛今四川甯遠府指
明為建昌府

會州元路明改衛今為等諸番
會理州屬甯遠府

寨一作雙溪寨在西擒其將賊
昌縣水磨關西北

走柏興州州當作府今甯遠府鹽源縣元為
柏興府明初因之後改鹽井衛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諡昭英
先後鎮雲南十年威惠並著嘗入朝帝勞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

及是卒軍民巷哭遠夷皆為流涕追封黔寧王英沉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墾屯田百餘萬畝滇池隘浚而廣之通

鹽井之利以來商旅民以便安子春字景春辰字景茂昂字景高相繼鎮守

秋七月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王氏自五代時得國傳數百年至是遂絕尋以國人表請命帝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詔聽之既而

成桂遂逐瑤而自立傳數百年至是遂絕尋以國人表請命帝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詔聽之既而

成桂又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

改詹事院為府先是東宮官設詹事院多以大臣領之不置僚屬至是改院為府設詹事三品及少詹事四

品左右春坊各設大學士庶子及諭德中允贊善司經局等官設洗馬其外又有司直司諫清紀隨時設之不常置

竄岢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恆于遠方從權恆給由至京明史百官志凡內外官給由吏部考功司掌之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並引請九

年通考奏請綜其稱職不稱職而黜陟之帝召問民間疾苦從權恆皆言職在課士民事無所知帝曰宋胡瑗教授蘇湖設經義

會亦以外
丙仲上之
未堪繼嗣
姑爲變局
不可以此
例燕王建
文也又如
齊武帝之
立鬱林遼
道宗之立
天祚亦皆
弗克負荷
浸至淪胥
前車可鑑
蓋三吾不
過樂太孫
實厚乃敢
僞托禮文
以陰撓大
計實非不
容諍而明
謂不知慎
始慮終輕
于授受禍
患自貽實
當斷不斷
階之厲耳

治事二齋。兵農水利。無不兼之。當時得人稱盛。爾二人既不通世務。罔識民情。則平日所教何事。生徒中縱有人材。亦爲爾輩所壞矣。遂命竄之遠方。且榜示天下學校。以爲鑒戒。

八月。給公侯歲祿。初。帝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又賜諸武臣公田。以其租入充祿。勳臣莊佃多倚威干禁。帝每召諸臣戒諭之。至是給歲祿。歸賜田于官。

九月。立孫允炆爲皇太孫。允炆太子第二子也。繼妃呂氏出既立爲太孫。帝命裁決庶務。寬厚亦如太子。緣其意

而有加焉。中外莫不頌德。帝嘗大怒有所誅譴。退朝怒未已。太孫從容進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帝意解。遜者獲盜七。太孫目之。言于帝曰。六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書問

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此人眸子瞭然。顧視端詳。必非盜也。帝喜曰。治獄貴通經信然。

詔求精曉歷數之士。其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山東國子生周敬心上言。臣聞國祚修短。在德厚薄。不在歷數。陛下但當修德。皇祚自傳。萬世何必問諸

小技之人。又言。陛下連年北征。臣民皆以爲欲得傳國寶。臣聞傳國寶出自楚平王。秦始皇名之曰璽。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付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昔者二代聖王。不知有璽。天下治安。享

國長久。秦始制璽。不旋踵而亡。陛下奈何忽大璽。而求小璽。邪。又言。方今戶口雖多。而勞民者衆。倉庫雖實。而民窮者多。教化博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

效唐虞之治乎。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于是多取軍卒。廣積稅糧。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逃官吏積年爲民害者

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立罪名。不分臧否。豈無善。良偶入誣。誤之中者。昔漢時。誤殺一孝婦。東海枯旱三年。方今四方水旱。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入。帝頗採納其言。

以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克勤之子。爲漢中教授。孝孺少好學。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十五年。以吳沈萬召見。

帝喜其舉止端整。謂太子曰。此莊士。當考其才。禮遣還。至是。又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

蜀王椿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冬十二月徵安陸知州余彥誠德興人下吏尋釋之彥誠以徵稅愆期逮州民楊公等伏闕乞留帝賜宴遣還

公等亦預宴時帝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

者

癸酉二十六年春二月涼國公藍玉以罪誅玉有勇略數總大軍多立功帝遇之厚寔驕蹇自恣多畜莊奴假

子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捶逐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峯關關吏不即納玉縱兵毀關入帝聞

之不樂又以私元主妃事事見前鑄其過于券玉猶不悛及西征歸皇太孫立以玉兼太子太傅而馮勝傅友

德俱兼太子太師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為太師邪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語所親曰上疑我矣至是錦

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反廷鞫之獄詞云玉與鶴慶侯張翼臨淮人曹定侯陳桓豫人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

東莞伯何榮真之子及吏部尚書詹徽字資善同之子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為變將伺帝出藉田舉事獄具族誅之

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萬五千人于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玉常遇春妻弟懿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

曰臣觀燕王在國陰有不臣心又聞望氣者言燕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太子曰燕王事我甚恭謹玉曰殿下遇臣厚故敢布懼忱燕王聞而銜之及太子薨燕王來朝帝問曰民間近謂朕若何對曰諸公侯縱恣無

度不謹將有尾大不掉憂帝由此恚疑忌功臣王歸不數月而玉禍作

三月命晉王橐絜王棟節制山西北平軍事詔二王軍中事大者方以聞宋國公馮勝續國公傅友德並受

紀此者蓋謂明祖有先見耳若果有先見一立桃而諸禍自消何必留一廷儲令輔

靖難誅夷之勢是夫

節制

不過本不
至子速驚
但既以屬
吏則罪劣
宜出朝廷
若因部民
伏關乞留
違為縱進
是謂防之
精編既轉
得而操之
成何政體
明祖于此
且加以賞
實超擢不
管導之作
奸偷猾吏
刁民親見
意指交通
感於胡底
伊法吏治
不因之俱
樹手

夏四月。詔有司賑饑毋俟報。
早詔羣臣言事理獄囚。

秋七月甲辰朔日食。

九月以鄭濟浦江人宋鄭為左庶子。王澄浦江人為右庶子。初東宮官屬缺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尚書

嚴震直字子敏鳥程人以浦江鄭氏對義門鄭氏見前帝曰朕素知鄭更聞其里王氏力行鄭氏家法初浦江王澄嘉義門鄭氏家法命其子效

之澄卒子三人能承父志同居無間言可用以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詣闕濟勸遂並拜官鄭氏自其七世祖綽至濟兄弟累世同居幾二百年胡惟庸之獄有

皆鄭氏交通者濟兄澄湜爭入獄帝聞特召見立擢湜福建參議命舉所知湜舉王澄孫應以對亦授參議應從兄也及是濟勸又並授東宮官天下榮之王氏之名遂與鄭氏路云

十二月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百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

甲二十七年春正月發天下預備倉穀貸貧民。

三月命工部藏兵甲帝以四方底定命工部收兵甲裹而藏之示弗復用。

秋八月遣使修天下水利帝諭工部湖堰陂塘可蓄洩以備旱澇者皆因地勢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遍詣

天下督修水利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

九月命禮部議旌表例日昭縣金置今縣屬山東沂州府民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療不愈禮部獄祠誓以母病愈當殺

太子在東
宮即有以
燕王有不
臣之心為
言者觀此
則可知建

儲建藩之
可行不
行矣然燕
王在洪武
時未嘗有
不臣之迹
即或陰懷
大志其事
必甚秘亦
豈藍玉所
能窺測其
密告太子
之言惟兄
子永樂實
錄或出常
日史官附
會否則王
體為是亦
以屬亂亦
未可知總
之明神若
無建儲建
藩之事繁
論又何以
能起哉

子祀神已而母病果愈。竟殺其三歲子。山東守臣以聞。帝怒曰。父子天性。小民無知。滅倫害理。亟宜治罪。遣伯兒杖之百。遣戍海南。因下禮官議。旌表例議曰。臥冰割股。前古未聞。皆由愚昧之徒。務為詭異。希求旌表。割股不已。至于剖肝。剖肝不已。至于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臥冰割股。聽人子所為。不在旌表之例。制曰可。

冬十一月。賜額國公傅友德死。友德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以故所至立功。二十五年。友

德請懷遠田千畝。帝不悅曰。祿賜不薄矣。復侵民利。何居爾不聞公儀休事邪。及事竟。賜死。未幾。定遠侯王

弼亦賜死。友德與藍玉先後同統兵。俱有功。及玉誅。友德內懼。玉弼謂曰。上春秋高。且夕且盡。我輩奈何。帝聞之。故友德與弼皆死。

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越州蠻復叛。西平侯沐春討平之。阿資慶降。屢叛。春與都督何福鳳陽人率師營越州城

北。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賊眾出。伏起。大敗之。阿資亡山谷中。春誦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已出不意。

擄其巢。遂擒阿資斬之。俘其黨。越州平。

二月。賜宋國公馮勝死。勝自金山歸。不復將大兵。數以細故失帝意。藍玉誅之月。與傅友德自山西召還。至

是亦賜死。勝嘗築稻場。懸其下以礮礮礮之。取有鞭。聲走馬。其旁以爲樂。邑有樊父者。勝兄。用妻。勝也。勝有所干索于勝。勝不予。樊父遂告勝家。居不法。場下悉廢。兵器帝召勝。賜之酒。曰。朕不問也。勝

是夕
暴卒

秋八月。命都督楊文等討龍州。龍州土司也。洪武初。其酋趙貼堅歸附。詔以爲知州。許世襲。貼堅死。無子。世